

陆秋槎——著

元年春之祭

巫女主义杀人事件

新星出版社
NEW STAR PRESS



元年春之祭

陆秋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元年春之祭 / 陆秋槎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6.4

ISBN 978-7-5133-1924-9

I. ①元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37855号



元年春之祭

陆秋槎 著

责任编辑: 邹璠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张二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91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 7.875

字数: 110千字

版次: 2016年3月第一版 2016年4月第二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1924-9

定价: 30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第一章

开春发岁兮，白日出之悠悠。
吾将荡志而愉乐兮，遵江夏以娱忧。

1

 天汉元年，暮春的夕照下，持弓少女在云梦的荒原上射杀野雉。她上衣长襦，下着大袴，背负兕皮箭箛，俨然一副武人模样。一名当地的少女立在树荫里，身着襜褕，忍着傍晚的酷热，手里提着被友人射杀的猎物。

 少女手中的弓是父亲赠与她的，由长安的工匠依照古法制成。造出一支这样的弓，要耗费一年以上的的时间。主干用的是东海郡出产的柘木，在深冬斫成。开春之后，将前一年秋天采下的牛角浸泡处理，以备使用。又在夏日将麋鹿的筋精心鞣制。入秋，把处理好的牛角和鹿筋用朱红色的胶粘合在柘木的内外，再缠上丝线、涂上漆，并放置一个冬天让胶和漆都凝固下来。

 她一直很珍视这件礼物，习射时总是小心珍护，不让它染上

污渍。用它射杀活物，这却是头一遭。起初，她还未能领悟射击移动目标的技巧，因而放空了几箭，还惹来了友人的一番耻笑。就在对方的笑声仍回荡在林间的时候，第一只牺牲品的血就飞溅在了鲜红的蕞茅花上。

持弓的少女自小生长在长安。京畿一带的山林大都已被划归皇室。是故，她虽然从某位故将军那里学了一手射术，却罕有发挥的机会。如今日这般恣意地射猎，正是她的一桩夙愿。

更何况这一带原本就是楚王的猎场。

当初，每到厉兵讲武的初冬时节，楚王便会乘着缀以玉饰的战车，手持雕弓与劲箭，率众射杀游走林间的异兽。一时箭如雨下，血肉横飞。猎物身中数箭，倒地不起之后，又免不了要遭受车轮的碾压和步兵的践踏。肥美的嫩肉未经品尝，便碎在了泥里。一番杀戮之后，楚王满意地放下弓矢，欣赏着遍地尸骨和意犹未尽的兵士。身着薄如朝雾的縠衫的少女们就在刺鼻的腥风中起舞。她们的衣摆垂在地上，立刻就染上了血污……

只是到了顷襄王二十一年^①的时候，秦将白起率军攻陷郢都，云梦泽也旋即沦陷。此后，秦国在此设立南郡，并开放山禁，又专门设了“云梦官”一职对此地进行管理。百余年之后，云梦的平坦处早已被垦为农田，只剩下些峻阪瓠臬，因其险峻而保存了原有的面貌，至今仍留供乡野人樵采狩猎。

“我听说儒者只用钩子钓鱼而从不撒网捕鱼，打猎也从不射

^①即公元前二七八年。

已经还巢的鸟。小葵既然尊崇儒术，恐怕不该这样大行杀戮吧？”

身着襜褕的本地少女一面捡起刚刚断气的野雉，一面埋怨道。说着，她鄙夷地背过脸去，却仍牢牢地握着那只被人射杀的野雉。实际上，当来自长安的於陵葵提议说要射几只野雉来下酒时，露申那并不怎么巧佞的舌头下面也分泌了些许唾液。而箭镞刺进野雉的羽毛和脂肪的瞬间，她心里也并没有激起多少怜悯之情。

她会这么说，或许只是因为自己不会拉弓射箭，总觉得在这方面落在了小葵后面，心里不甘。而实际上，她与葵的这场以全败告终的比试，此时才刚刚拉开帷幕。

未来等待着她的，仍是无尽的懊丧与自卑。

“露申大概不知道吧。”葵总是以这句话引出话题，而露申也总是对她要讲的内容一无所知。“就是这位‘钓而不纲，弋不射宿’的老夫子，在马厩失火之后只是问了一句‘伤人乎’，根本就不管马的死活。露申若对人类的食物抱有同情，何必陪我来狩猎呢？”

“我只是遵照父亲的命令为你带路罢了，没曾想要做你的帮凶。”

两名少女明明是午前才初见的，现在却像老友一般争论了起来。

“和你说的恰恰相反，射术不只是杀戮的技术，根据礼书的说法，‘射者，仁之道也。射求正诸己，己正而后发，发而不中，则不怨胜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矣’。比起对抗性的格斗术，射术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同对手较量，而是在同自己比赛，从而克服自身的弱点，达到‘仁’的境界。”

“说得那么玄妙，小葵还是早些正视血淋淋的现实吧。看看这些尸体和留在上面的致命伤，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‘仁’吗？假如只是追求德行，那么对着鹄的练习、比试就好了，何苦要屠戮生灵呢？说到底，你不过是贪恋野味，还要扯出一番大道理替自己狡辩，这就是你们长安人的习性吗？”

“说起来，露申既然是本地人，应该知道‘云梦泽’何以谓之为‘泽’吧？”

“当然知道了。我学问虽然不如你，但至少也是贵族之后，怎么可能连这点常识都没有。”露申气得鼓起了脸颊，心里却仍没什么底气，“云梦多湖泊，水系发达，因而被称为‘云梦泽’。”

听完露申的答案，葵忍不住笑出了声音。

“这只是流俗的说法罢了，望文生义，难免要被通儒耻笑。”

“那你们‘通儒’会怎样解释呢？”

“泽，择也。”葵一字一顿地解释道，“礼书里面说，‘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。泽者，所以择士人也’。换言之，像我这样能在‘泽’射中猎物的人，才有资格参与祭祀。云梦虽然不乏湖泽，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未经开垦的山林，鸟兽万端鳞萃，杂走其中，乃一处绝佳的猎场。难得来访，虽然这里早已不复楚王行猎时的规模，但目及风物，当年激壮的情形也可以想见一二了。我自然也要追踵古人，射几只野雉回去留作纪念。”

“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吃肉……”

说着，她掂量了一下手里的猎物——应该能成为一顿美餐。

“露申说得好像自己没吃过野雉肉一般。”葵从身后抽出一支

箭，不怀好意地笑了，“反正，像露申这样笨手笨脚的人，也根本射不中移动的目标吧？”

“使用弩机的话，我也能射得到。”

观氏一族隐居在山野里，为防备猛兽，在武艺的研习上未曾怠慢过。即使是不便使用短兵器的妇孺，也会时常练习使用弩机。

“哼，弩机吗？”葵的不屑之情溢于言表，连迟钝的露申都觉察到了。“如果武器也有君子和小人之分的话，弩机无疑是小人才应该使用的。露申，你好歹也是贵族之后，不要碰这种作践自己、侮没先人的东西为好。”

“弩机有什么不好吗？小葵为什么要这么排斥它？”露申反驳道，“我听说，即使是出身善射世家的李广将军，指挥的作战也总是‘千弩俱发’。他的射术肯定远远在你之上，也没有禁止麾下的士兵使用弩机啊。”

“李广将军是我最仰慕的武人，可惜我生得太晚，没法向他当面求教。你说得对，他一直指挥士兵用弩机射杀匈奴人，毕竟弩机比弓矢更有效率。弩机发射的速度更快、更能节省士兵的体力，并且较弓箭更易上手。只要做过最低限度的训练，就能发挥出最大限度的威力。更何况，即使是最骁勇的猛将，至多也只能拉得动三石不到的弓，而弩机的强度很轻易就能达到四石以上。”

“所以说……”

“所以说它是最适合下等人使用的武器。”说着，葵侧过脸，又故意瞥了露申一眼，“我刚发现，自己面前就站着这样一个只配使用弩机的下等人。”

“你费了那么多工夫练习拉弓射箭，别人只要轻轻扣动弩机的悬刀就能比你射得更远、更准，我真的不知道你的优越感到底来自哪里？手里握着被时代淘汰的破烂儿，还满口‘贵族’‘君子’‘通儒’，说到底也不过是一种自我哀怜吧？”

“是啊，我和我的祖先一样，都注定会被世人耻笑的。我是一个过时的人，向往古人的智慧和风姿，没法认同当下流行的东西。”葵说着，垂在天际的彤云也一瞬间黯淡了下来。“反正，这是你们的时代，不是我的。”

“小葵……”

见她如此沮丧，露申一时手足无措。尽管她明明知道自己恰恰就是葵所谓的“下等人”，心里多少有些不快，却也并没有涌起多少反感的情绪。她也深知，自己的学识和技艺无疑是有辱先人的。

当然，关于自己的祖先，她所知道的并不多。

“说起来。”葵似乎想起了什么。那道适才随着暮云变得黯淡了些许的光，此时又在她眼中重新燃起。“露申从小住在这附近，是否读过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？里面写到楚国的使者子虚出访齐国并跟随齐王畋猎之后，就讲起了云梦的事情。”

“并没有读过。”

“《子虚赋》里面是这样描述云梦的。”葵开始缓缓吟诵——

云梦者，方九百里，其中有山焉。其山则盘纡峩郁，
隆崇嶄峩。岑崟参差，日月蔽亏。交错纠纷，上干青云。罢

池陂陀，下属江河。其土则丹青赭垩，雌黄白垩，锡碧金银。众色炫耀，照烂龙鳞。其石则赤玉玫瑰，琳琅昆吾，璊玞玄厉，硬石砭砭。其乐则有蕙圃，蘼兰芷若，芎藭菖蒲，江蓠靡芜，诸柘巴苴。其南侧有平原广泽，登降陔靡，案衍坛曼。缘似大江，限以巫山。其高燥则生葳苣苞荔，薛莎青蘋。其埤湿则生藏蓂蒹葭，东藩雕胡。莲藕觚芦，庵间轩芋。众物居之，不可胜图。其西则有涌泉清池，激水推移，外发芙蓉菱华，内隐巨石白沙；其中则有神龟蛟鼉，玳瑁鳖鼉。其北则有阴林：其树榎柟豫章，桂椒木兰，檠离朱杨，榑梨栲栗，橘柚芬芬；其上则有鸛鷀孔鸾，腾远射干。其下则有白虎玄豹，蝮蜒狸狌……

“在我听来，这篇文章简直是用翻译了九次才能听懂的异国语言写成的。”

“这里写的都不过是云梦一带的风土和物产罢了。露申还真是对自己出身的文化一无所知呢。”葵向前迈进一步，背对着露申说道，“我虽然生长在长安，却是齐人之后。但我的祖先可不像你的那样荣显。的确，我的家族因为经商，在地方上本就是豪强，又在元朔二年的时候因家资达三百万以上而被迁至茂陵邑。在故土的时候，周围的人都知道我这一族早先不过是齐国的贤者於陵仲子的家仆。於陵仲子一生絮行，拒绝他人最低限度的恩惠，结果不知所终，也有传言说是饿死了。后来我的祖先就僭用了他的姓氏。迁到长安之后，从我父辈开始，就欺骗别人说我们是於陵

仲子的后人。可是，谁也不会相信那样清贫的圣贤，会有这种一身铜臭的后代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落寞地笑了。

“所以小葵才会讨厌出身旧贵族家庭的我吗？”

“并没有讨厌你。只不过，多少有些妒忌罢了。倘若我也有这样的出身该多好。不管我怎样穷究经书、研习武道，如何在德行和言语上模仿古代的贤人，这个出身总是没法改变的。我的体内流的，毕竟还是臣仆的血液。而且从小生活在那种豪奢的环境里，我身上也不免沾染了很多与古礼相悖的坏习气，因而做过一些行不由径的勾当。来云梦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，倘使我出生在观氏这样的旧贵族家庭里就好了。可是结果……”

“结果我这个名门之后却让你失望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真的很失望。”葵毫不避讳地回答道，“我原本以为，在这样一个堕落的时代，唯有你们这些旧贵族是可以信赖的。我以为你们身上仍会保存那些我所向往的东西，能让我进一步了解那个灭亡已久的楚国。可是你，不仅对古代知之甚少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情也几乎一无所知。你比我在长安的那帮友人更贫乏、无趣，我和她们还能聊一聊时下最流行的珍玩和文章。可是和你，我真的无话可说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露申沉默了许久。她忽然意识到自己与一个乡野村妇的最大区别，并不在是否识文断字，而在于自己不能做农活儿。强忍着屈辱的泪水，露申死命地捏住襜褕的襟口，试图平复急促的呼吸。

“或许应该让若英姐来陪你。她是家族里最懂古礼的人。”

“你说的，是你的堂姐观若英吗？她不是和我们同岁吗，为什么会是观家最懂古礼的人？”

“因为父亲并不是家里的长子，对家传的知识学得很粗疏。直到四年前，观氏的家主还不是他，而是无咎伯父。礼器原本也都放在无咎伯父那里，祭祀也一直由他和上沅哥主持。他们的学问足以指导太学里的博士，也的确经常有学者会写信向伯父求教，而伯父往往让上沅哥替他作答。但是，在四年前，他们都不在了，恐怕许多古礼也因此失传了吧。”说着，露申把眉头皱得更紧了一些，“伯父和上沅哥都死在那一晚，只有若英姐活了下来。”

“那天发生了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”露申如实回答，却让葵更加困惑了，“只是，大家都死了，而已。”

“是说你伯父一家？”

“伯父、伯母、上沅哥还有只有六岁的堂弟，都死在了家里。当时若英姐碰巧在我家，才躲过一劫。是芟衣姐发现了尸体。”说到这里，她突然意识到一点，“是啊，芟衣姐也已经不在了……”

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说自己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’？”

“小葵还真是过分，谈到这么悲伤的话题，也根本不想着安慰我一句，还自顾自地问个不停。”露申终于流泪了，“我们真的不知道事情的经过，芟衣姐过去的时候，惨剧已经发生了。而直到今天，我也不知道凶手究竟是谁，他又是出于怎样的理由，才

做出了那么残忍的事。那天的事，还留有很多难解的谜团。小葵这么聪明，又见过世面，说不定能给出答案。”

“方便的话，能不能为我讲讲你所知道的？”

“好的。”露申点了点头，“但愿我能讲下去……”

说着，她又用衣袖擦了擦眼泪，将视线投向树林深处。那里似乎空无一物，又仿佛有什么潜藏在巨大树冠投下的阴影之中。落日继续下沉，阴影一寸寸地向葵的脚边蔓延。露申隐隐地希望，自己能在长庚星升起之前讲完这个故事。

2

早春徒有其名。

风在山谷间回荡之际，寒意仍不免渗进每个人的骨髓。

即便是平日以勤勉著称的观芰衣，此时也只是枯坐在主屋铺设莞席的地板上，倚着凭几，在膝头摊开一卷琴谱，和睡意做着斗争。她身上披着厚实的衣物。悠远的乐音在芰衣的脑海里奏响，冻得僵直的指尖却丝毫没有动弹的意思。

芰衣的眼皮越来越沉重，睡意渐渐袭来。因为尚未把新学的曲子温习一遍，她并不想回房间就寝。

一阵叩门声，打破了她的睡意。

院门距离主屋约有三十步远，虽然风势未杀，叩门声仍清晰可辨。叩击声并不重，却异常急促。

起身将长衣草草整理了一番之后，芰衣离开主屋，奔向院门。

日落之后，下过一阵细雪，山脊和平地都被染成了银白色。芰衣家的庭院也不例外，尽管星月都被阴云遮去了踪影，投到院子里的只有主屋幽微的烛火，却也将那薄薄的一层积雪映得如月光般明澈。

或许是听到了脚步声的缘故，门外的人不再叩门。芰衣听到了对方的喘息声，便试探着问了一句：

“……若英？”

“芰衣姐……”

观芰衣急忙拆下门闩，打开院门。

当时只有十三岁的观若英一瞬间扑倒在她怀里，一副魂飞魄散的样子。芰衣将瘫软无力的堂妹搀回主屋时，父亲观无逸和胞妹江离也赶了过来。

观无逸问若英发生了什么，她却把脸埋在芰衣的两臂里，瑟缩着不能回答。无奈之下，只好由芰衣贴在她耳边发问，若英才以游丝一般纤弱的声音道出了实情。

“被父亲……打了……”

此时芰衣才注意到，明明是这样的天气，若英却只穿了一件单衣。并且，贴在若英背部的素缯浸着血迹。

她请求父亲让若英留宿，得到同意之后，便扶着堂妹前往自己的房间。从主屋过去尚有一段路，她只好脱下自己的外衣，披在若英身上。又差遣江离去替若英取些换洗的衣物。

回到住所，芰衣帮若英脱下衣服，稍事查验。只见若英身上，